

浪潮拍岸，海风盈盈

琼岛绵延的海岸线蜿蜒出68个大小海湾，每一次涛卷浪翻都有着不一样的节奏。

几乎所有初次到访海南的游客，第一件事都是迫不及待地奔向大海。

“走，去游泳。”忙碌一天后，海口市市民徐康急需一场运动唤醒灵魂，绵延6公里长的假日海滩便是他最常去的“打卡地”之一。夕阳斜斜地穿进椰林，身穿各式泳装的人们“扑通”扎进水中，孩子们光着脚丫追赶海浪，欢笑、嬉闹声、追逐声交织一片，几乎将“沙沙沙”的细浪声淹没。

再往东部走到文昌，怪状嶙峋的石头星罗棋布，几乎蜿蜒占满整个海滩，这里是以前鼓岭为中心的文昌石



石梅湾的酒店外一名游客望海听涛。本报记者 张茂摄

头公园。涨潮时，海浪一阵紧跟一阵地朝岸边涌动，如同千万匹白马奔驰，击打在礁石上发出轰隆巨响。潮落时，从远处盈盈而来的细浪渐渐变得温柔，轻轻漫进岩洞，又轻轻地退回去，似是喃喃细语，又如一首轻柔的小夜曲。

礁石等浪来，有人却追着浪在跑。万宁日月湾，波浪绵长且极具力量，是一处难得的世界冲浪胜地。脚踏冲浪板，弄潮儿们出没在惊涛骇浪之中，张开双臂、直起身体，人影跃上又沉下，与浪峰的一次次搏击发出轰鸣，宛若鼓声阵阵。

坐拥北纬18°的黄金海岸线，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的沙滩以细腻著称，游客光脚踩上去时，会听到脚底发出清脆的“咯吱”声响，这里由此也被誉为“会唱歌的沙滩”。

沙滩绵延一路向南，勾勒出海棠湾、亚龙湾与三亚湾的蜿蜒曲线。尽管比邻而居，几个海湾的脾性却大不相同，或风大浪急，或波浪平缓，夹杂着水上快艇的马达轰鸣声、潜水呼吸器咕咕咕的水泡声和岸边酒吧传来的浪漫小调，满足着游人对于海岛的一切想象。

相较成熟景点，西部海岸则更显野趣横生。呈S状倚于昌江黎族自治县西部的棋子湾，海岸奇峰林立，怪石嶙峋多姿，浪花翻涌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。海雾拍岸，出现在儋州峨曼龙门山下又是另一番景致。山之东有一瓮门，素称“龙门激浪”，北风掀浪撞于石门，声若鼓钟响彻十里，也难怪名冠儋州古八景之首。

寻声海浪：文昌石头公园、万宁日月湾、陵水清水湾、三亚海棠湾、亚龙湾与三亚湾、昌江棋子湾、儋州峨曼龙门山

听

海南的声音

浪咏、林喧、鸟啼、猿鸣、黎歌悠扬

■ 本报记者 李梦瑶

闭上眼、屏住呼吸，你“听”到了什么样的海南？

也许是海浪拍打礁石的轰鸣声，山风掠过林梢的簌簌声，群鸟翩跹和鸣的啾啾声，或是一首首古朴的山歌，一段段悠扬的“调声”。它们从四下涌来，如清泉涌谷，似弦拨琴音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，演奏出独一无二的海南之声。

雨林乐章，声声不绝

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中，大海代表少年眼前的困境，岛上探险才是真正人生解感的开始。从绵长无垠的海岸线一路朝琼岛腹地而去，迎面扑来的是潮湿而神秘的热带雨林气息。

晨光熹微，藏匿在海南霸王岭自然保护区的上百种鸟儿苏醒，准备出巢觅食。时而清脆，时而悠长，时而高昂，时而舒缓……茂密枝桠纵横成网，四周的鸟儿也越聚越多，与树梢虫吟、百兽啼叫混杂在一起，共同开启雨林喧闹而充满生机的一天。

往雨林腹地继续前进，地面被厚厚的落叶枯枝所覆盖，踩在上面咯吱作响。盘根错节密不透风的古老树冠遮天蔽日，无处可逃的水蒸气在树叶上遇冷重新凝结，不断积蓄后又变成水珠重新滴落下来，打在野芭蕉叶上发出“哒哒”轻响。

水珠滴答，渐渐又变调成连续的“哗哗”声，愈往前走音量愈强，待到山间蒸腾的水汽雾气齐齐袭来，终于在雨林深处与潺潺流淌的小溪不期而遇。水到绝境成飞瀑，似银河落天，轰轰作响落入深山幽谷，击打石壁声如雷鸣龙吟，将这曲雨林乐章推至最高潮。

随着光线渐渐暗淡，头顶的虫鸣鸟叫被夜色一点点吞噬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四周安静得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然而很快，昼伏夜出的雨林“演奏家”们便纷纷登场亮相，此起彼伏地纵情高歌。

隐于水畔洞穴或石缝中的蛙、蟾蜍等两栖动物率先开嗓，伴随着洪亮的“呱呱”声，小家伙们的嘴角两侧像吹泡泡糖一样鼓起，声震越鼓，鸣声越响亮，吸引雌蛙的几率也会越大。一只雄蛙的鸣叫声，往往能引来整个水域蛙类的“大合唱”。

从阔叶林的灌木层、树洞或石洞中探出头，几只灰黄或浅棕色的小灵猫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掠过枯黄的落叶掀起悉悉索索的响动。可惜此时鸟儿、松鼠或昆虫正在酣



五指山的热带雨林。

■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睡，根本未能察觉到危险已悄然来临。急促而短促的尖叫过后，树梢上传来轻微的吞咽、撕扯声，为入夜后的雨林更添几分危险气息。

树鼯、海南兔、椰子猫轮番登场，它们在树枝间跳跃自如，扑食幼鸟、老鼠或果类，发出“咯咯咯”的求偶声或“叽叽叽”的怒吼声。不远处，来去无踪的蛇群“嘶嘶”作响地吐着红信子，又一场生存大战一触即发之余，也在雨林中激荡出更恢弘、更鲜活的音符。

寻声雨林：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琼中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

群鸟翩跹，啼鸣啾啾

清亮而悠长，恍惚中几声窃语，“啾啾”地砸落在窗外。在海南，清晨叫醒人的往往不是闹钟，而是纷纷扬扬雨落的声音鸟鸣。

“咕咕咕……”天刚亮，海口市市民冯尔辉的耳畔便响起一连串的啼鸣。推开窗，一大群脖子上戴着斑点“围脖”的鸟儿正栖于高压电线和横杆干上，平仄起伏地叫个不停。那是珠颈斑鸠，城里相当常见的一种鸟儿。

驱车朝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方向去，房子越来越矮，树林越来越密，急速翻滚的鸟鸣从头顶清晰传来。

最先跃入眼帘的，是体型小巧、羽色鲜丽的太阳鸟。它们不停地挥动着短圆的小翅膀，先是一只鸟试探性地呼唤了一下，另一只鸟回应了一句，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啼鸣，破空而来，又悠然远去，惊起更多的鸣啾。

和着太阳鸟的歌声，一只只柳莺在红树林的枝叶间跳来蹦去，扯着圆润的嗓子不停地有节奏地唤着“仔儿”“仔儿”。深一声，浅一声，不远处滩涂上的鹭鸟们听见了，也兴奋地叫了起来。

湿地“精灵”泽鹛迈着纤长的双



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候鸟在飞翔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腿，优雅踱步于水边，饱餐鲜鱼虾后，情不自禁地唱起“唧唧唧”的南国小调。身着灰黑色外衣的青脚鹬三五成群，站在长长如五线谱的田埂上，时不时上下点动一下头，发出响亮而细碎的“丢丢丢”声，如同一串串跳动的音符明亮欢快。

突然，一只黑鸢从高空俯冲而来，边飞边鸣，似吹哨般，吓跑灌木丛里觅食的暗绿绣眼鸟，惊起几只正在滩涂上嬉戏的红腹滨鹬。一阵“扑棱”声后，黑鸢饱餐鲜鱼虾，满足离去，沉寂片刻的东寨港瞬间恢复喧闹。

“追鸟人”冯尔辉总是追着鸟儿们的足迹走。他说，每年9月至次年3月，都会有大批候鸟飞越万里，长途跋涉来到温暖的海南过冬，那是“追鸟族”最幸福的时候。叽叽叽、喳喳喳、啾啾啾、咕咕咕、啾啾啾……数百种鸟儿聚集在枝丛中张开嗓子叫唤，不厌其烦地吊嗓门、吹口哨、练曲子、唱歌儿、传恋情，鸟鸣如彩云飞，似泉水叮咚，将一曲纯天然《百鸟朝凤》推向高潮。

寻声鸟鸣：海口万绿园、海口白沙门公园、海南大学东坡湖、海口羊山湿地、海口东寨港、文昌会文、三亚鹿回头公园、临高新盈、东方四更、昌化江口

民歌悠长，涓涓不息

用耳朵认识海南，除了海浪、山风和鸟鸣，一定不能错过的，还有流淌不息的古朴民歌。

夕阳西沉，坐落在巍巍五指山脚下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安乡作雅村，随着准点敲响的锣鼓热闹起来。“叫依唱歌依就唱咧，只要歌声传四方……”64岁的王取英清了清嗓子，婉转悠长的旋律顿时便回荡在村庄上空。这里是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”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唱黎族民歌，他们以歌代话、借歌传情，在歌声中完成着一次次情感碰撞。



琼中的黎族阿妹在唱歌。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听黎族民歌，又何必止于作雅村。几乎是随时随地，黎族阿哥阿妹都会有感而发，即兴演唱，将喜怒哀乐、风土人情与生活百态融入曲中，将生生不息的希望唱进歌里。田间地头，酒桌聚会，或是婚丧嫁娶，不同的场合唱不同的歌，再加上各个方言区的民歌调式各有差别，孕育出源远流长、包罗万象的黎族民歌文化。

从大山一路到大海，咸湿的渔家风情迎面扑来，夹杂着几声轻快小调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拖腔缓慢、音质低沉的是临高“哩哩美”；集曲艺、诗词、山歌为一体，曲调层出不穷，唱起来豪壮奔放、热烈明快、韵律优美的是儋州调声；线条粗犷、直白、古腔、新腔、长句、短句，花样迭出的是崖州民歌。尽管同是海洋文化催生的歌腔土调，三者唱调却是不同的渔家故事。

根植于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体系，海南孕育出瑰丽灿烂的民歌之海。以崖州方言演唱的崖州民歌，兴起于宋代，繁盛于明清时期，流行于三亚崖城以西、乐东沿海等古崖州属地及东方感城一带。质朴而生动的歌词里，有“求得哥愿依也愿，定定做成线线针”的男女情愫，有“远远年见依担担，大米筛来小米筛”的劳作场景，亦有“时节到来点起火，万众上头一声雷”的节日氛围。

村口树下，歌者兴致袭来，与亲友乡邻独吟或是对唱一曲。如同解析琼崖文化的“基因密码”，听懂了崖州民歌，也就读懂了崖州地区的乡土风情、人文地理。

寻声民歌：琼中、五指山、乐东、白沙等地（黎族民歌）；临高新盈港一带（“哩哩美”）；儋州北部三都、峨蔓、木棠、光村等沿海一带（调声）；三亚、陵水沿海一带（咸水歌）；三亚崖城以西、乐东沿海等古崖州属地及东方感城一带（崖州民歌）

霸王岭上猿声啼

■ 本报记者 李梦瑶

“呜，呜，呜……”似是在试探，又像是高声放歌前的开嗓，清晨6时许，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茂密雨林中，倏然传来几声猿啼。还未等人反应过来，如口哨般的清亮长音中，又多出几声颤音，音量由低渐高，绵延连续，继而响彻整片山谷。

几乎所有生活在霸王岭山区的村民都知道，那是海南长臂猿睡醒了。

刚开始时，先是一只公猿跃到高枝上进行“领唱”，紧接着母猿、小猿们也相继加入，伴有摇晃树枝、跳跃等行为，发出短促而杂乱的“咯、咯”声，似乎是在向附近的猿群发出警告——“这是我们的地盘。”

或许是不甘示弱，其他族群的长臂猿这时也开始发出出口哨般的长鸣，一阵高过一阵，一时间压过从林里所有的鸟啼虫鸣。

就这样过了大概半小时左右，猿群们终于偃旗息鼓，双臂交叉摆荡在树冠间，开始觅食。浆果、核果、坚果，以及各种嫩树叶、芽、花苞，霸王岭里复杂的植物群落结构，为长臂猿们提供着丰富的食物来源。吃到足够丰盛时，长臂猿们又会开始第二次鸣叫，只是频率越来越低，越到中午，鸣叫越少。

58岁的陈庆是霸王岭林业局科研生产科的一名工作人员，追着猿蹄跑了半辈子，如今早已摸清每一只长臂猿的作息规律。“长臂猿的叫声，是一种宣示领地、与家庭成员联络感情的信号。”陈庆说，长臂猿一般会在早晨6点左右发出第一次鸣叫，循着叫声往往就能找到它们。

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，一代又一代护林人接棒完成对长臂猿栖息地的改造、修复与保护工作，这几年熟悉而又悠长的猿叫声变得愈发清晰。



霸王岭长臂猿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

扫二维码听霸王岭猿啼